

曆書文化與庶民生活

文／蔡錦堂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兼任教授）

在 2018、19 年之交，《臺灣學通訊》規畫應景的「曆書文化」主題。第 24、25 期《臺灣學通訊》，以「風俗與年俗」及「年中行事」為主題，曾經在討論風俗、年俗時略微敘說過「曆書」的內容，本期則集中在曆書文化課題的論述。

焦點報導〈日治時期的曆書與文化〉，說明曆書以月亮圓缺或太陽運轉的觀星授時作為太陰、太陽曆「曆法」標準，並介紹中國歷史早期發展出的「二十四節氣」，以及攸關「陰陽五行」二十八宿、建除十二神等「擇日忌宜」的民間版曆書。承繼中國曆書編製的日本，明治維新後改採太陽曆，由東京天文臺編纂、伊勢神宮頒布官曆「神宮曆」，加入歷代天皇年表與「祝祭日」，後又加入日本獨特的「雜節」。日本治臺後除了輸入神宮曆外，也另行編印較符合民情的「臺灣民曆」。

賴冠妉的〈日治時期祝祭日與祭儀〉一文，即是敘說神宮曆與臺灣民曆中所刊載天長節、紀元節、明治節等，與日本近代國家相關的祝祭日和祭儀情形，可以輔助了解曆書與統治政權的關係。

張育嘉的〈日治時期的「官曆」—神宮曆〉與黃皓陽的〈「神宮大麻」奉齋〉可一併閱讀。神宮曆與神宮大麻是近代日本為了推展國家神道與天皇制，從明治初年起，特別是 1930 年代進入準戰爭期以後，藉以滲透民眾家庭、學校、社會生活的重要工具。

卓姿均寫的〈日治時期的「臺灣民曆」〉和游舒婷的〈日治時期擇日師角色與通書流通〉，正好將臺灣總督府所頒行的「臺灣民曆」，與從中國傳來的「通書」（一稱「支那曆」，或含「擇日吉凶」的中華式曆書、農民曆）作比較。目前在日本撰寫曆書相關博士論文的游舒婷，其另一篇〈傳統的再編與歷史的連續性——戰後初期的農民曆〉，將坊間收藏亦名為「臺灣民曆」的戰後初期曆書，與日治時期的臺灣民曆作比較，針對臺灣戰前官方版曆書與戰後民間版曆書，進行貫時性的解析。

戴文鋒教授與楊家祈博士生合撰的〈太歲信仰與安太歲〉，敘述安太歲為現代庶民生活中趨吉避凶常見的緣由。吾人也可藉此思考缺乏陰陽五行、擇吉避凶曆記載的官曆神宮曆，以及只取吉捨忌（凶）的臺灣民曆，為何在臺灣無法流通。

本期「歷史地景」專欄，是由林承緯教授以〈神社活化與祭典再現〉為題，就金瓜石神社與山神祭典再現、東臺灣鹿野神社重建、鹽水國小校內社修復活化運用等實例，呈現當代臺灣人面對歷史的智慧。☰